

随笔苑

两个梦

曲树强

梦像一条蜿蜒的河流,在潜意识的河床下涌动,时而泛起涟漪,时而掀起惊涛。关于梦的定义,科学告诉我们:梦是睡眠中出现的一种生理现象,由大脑皮层尚未完全停止活动而引起,其内容与清醒时的某些意识有关,而多以虚幻或错乱的形式出现。然而,当梦的碎片落入现实的土壤,当虚幻的镜像照见生命的倒影,梦便不再只是生理的电信号,而成了灵魂的私语,命运的谶言,乃至对人生本质的隐喻。

我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梦,梦中所到的地方,经常在现实中重现。那些虚幻的街巷、模糊的面孔、荒诞的情节,总会在某个清晨的阳光下,或某个傍晚的霞光里,与现实重叠。

上高中的时候,一个春天的夜晚,父母去邻居家了,我一个人盘腿坐在土炕的边沿上,沉浸在一本书的字句中。突然,一种奇异的感觉袭来,我的身体开始缓缓下沉,下沉……很快,我感觉到自己坐在了冰凉的地面上。我惊愕地回头,看见另一个“我”仍盘腿坐在炕上,捧着一本书在读。那一刻,我脑海中蓦然闪过一个成语:魂不附体。这并非传说或臆想,而是真实可感的体验——我的灵魂与肉身短暂分离,在虚实交界的缝隙中,窥见了自己的双重影像。正当我怔忡之际,父母回家开门的声响传来,地上的“我”又轻盈地飘起,上升,上升,最终与炕上的那个“我”重合。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梦境般的经历仍历历在目,如烙印般刻在记忆的深处。它让我思索:梦与现实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灵魂与肉

体的联结,是否真的牢不可破?那些看似虚幻的梦境,是否藏着某种超越物理法则的真相?

另一个经常纠缠我的梦,则是一幕温馨与荒凉的场景。梦中,我和一家人在一间大屋子里吃饭、聊天,暖黄的灯光,温馨的说笑声,仿佛人间最安稳的港湾。然而,当我去外面一趟返回时,屋内已是人去屋空,桌椅凌乱,余温尚存的碗碟残留着方才的残羹剩饭。我心中瞬间掠过一阵失落与空虚,仿佛被遗弃在时光的废墟中。我急切地到处喊人,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却无人应答。这时,我便从梦中惊醒,枕边唯有孤寂的月光。这梦反复出现,如一个固执的寓言,仿佛在告诉我:人生就是聚聚散散,就是一场戏,相逢总是要分离,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科学将其归为大脑皮层的残余活动,是清醒意识的碎片在睡眠中的重组。但梦的奇幻与预言性,却常常超越理性的解释。古往今来,无数智者试图破译梦的密码。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潜意识的伪装表达,是欲望的满足与压抑的宣泄;荣格则视梦为集体无意识的显现,是灵魂与宇宙的对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梦更是被赋予了吉凶祸福的征兆,庄周梦蝶的典故,将梦与真实的存在之谜交织成千古的迷思。

我的那两个梦,是否也藏着某种预示?少年时的“魂不附体”,或许暗示着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分裂与整合。少年在书页与现实之间徘徊

徊,灵魂渴望挣脱肉身的束缚,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却又被现实的声响拉回原地。这种分裂与挣扎,是青春期普遍的体验,而梦以奇幻的形式将其具象化。至于聚餐梦中的离散,则更像是对人生无常的隐喻。欢聚的时刻总是短暂,分离的阴影如影随形。梦中的空屋,何尝不是对生命本质的寓言?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建造各种“屋子”——家庭、事业、爱情,然而时间的洪流终将冲散一切,留下空荡的回声。梦以失落感警醒我们:珍惜当下,因为相聚的每一刻,都可能是永恒的最后帧画面。

然而,梦的警示并非要我们陷入虚无的悲观,而是引导我们领悟珍惜与超越。聚餐梦中的失落,恰恰反衬出相聚的珍贵。每一次与亲人的共餐,每一次与友人的畅谈,都是对抗时间洪流的焦点时刻。梦提醒我们,在相聚的时刻,要全然投入,感受每一缕笑声的温度,每一道菜肴的滋味,因为它们可能转瞬即逝。同时,梦的无常性也启示我们,要超越对“拥有”的执着,以更豁达的心态面对离散。分离并非终点,而是生命流动的必然形态。正如四季更迭、花开花落,离散为新的相聚埋下伏笔,为灵魂的成长腾出空间。

在更广阔的维度上,梦或许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共鸣,是超越个体的灵魂交响。许多人的梦境中会出现相似的元素:飞翔、坠落、追逐、迷路……这些普遍的原型,暗示着人类共通的心灵密码。

极通人性,打老远儿听见我呼唤它,便撒腿朝我跑来,怎奈腿儿短,速度慢,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非要我抱起来亲近抚摸一番不可。

这一盆蝴蝶兰在我和老伴细心管理下,慢慢地长出了新枝,竟然萌发出大大小小八个蓓蕾。先是开了一朵,那花儿大大的,每时每刻都在含情脉脉地凝视着我和老伴,似乎对我们心存感恩。我和老伴如愿以偿,愈发对其悉心照料。过了一个多月,这个新枝又依次开出三朵花儿,直到中伏时节,剩余的四个蓓蕾才全部绽放。时至“处暑”,这八朵蝴蝶兰仍旧开得娇艳,估计花期能够延续到“白露”。我和老伴打心眼里喜欢这八朵蝴蝶兰,闲暇无事便与她们对视。

我时常忙里偷闲莳弄花卉,用心灵与劫后余生的蝴蝶兰对话。她告诉我,尽管身体一度发生变故,但是一颗火热的心却未残疾。生命不息,追求不止。务必恪尽职守,传承祖上的生命密码,尽情绽放。蓓蕾初绽,花儿半开,正是她们鲜花家族的高光时刻。她们那迷人的笑靥,正是大自然的特殊语言,在向人类,向芸芸众生,表达充满善意的问候!

诗歌港

秋乐响起

林启东

琴声颠覆了岁月
落叶的脚步面向夕阳
远山思而不语
淡淡秋意心南归

当我把风儿比作酒
拾起残花品忧愁
青春好比南飞雁
辗转往事烟雨中

看得见的是山
望得见的是水
忘不了的是乡愁
漫步人生路
一日秋雨 半世沧桑

我愿倾其所有
为你酿造一个醇美的秋天
我是一片落叶
我踏在落叶上
仿佛自己就是落叶
身下的土地似乎凉了
太阳光不再炽热
风的脚步也快了
我的身体在无辜地瑟瑟发抖
眼睛无助地仰望着吹来的风
我的身体在慢慢变轻
当时间挤干最后一滴泪
皮肤已经焦黄

我愿是秋天的一滴血
我染红了秋天的风景
匆匆地拉起小草的手
她的眼里满满的都是
秋天的太阳

秋雨

奋飞

秋雨淅沥,
洗净天地间燥热。
滴滴雨滴像甘露,
滋润农民心田,
浇灌丰收光景。

秋雨沙沙,
敲打着田间泥土。
稻穗正低头灌浆,
玉米已饱满挺立。
这是大地最动人的时刻。

残枝绽奇葩

林红宾

去年近春节之际,女儿女婿特地为我和老伴从花店购买了一大盆蝴蝶兰,为的是烘托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时值数九隆冬,户外周天彻寒,这一盆花儿却深知人意盎然绽放。花如其名,每一朵都呈蝴蝶的形状,统共十个蕊儿,花儿如扇形迎面排开,酷似一群淡红色的彩蝶聚集在一起,亦如孔雀开屏,色泽绚丽,楚楚动人,馨香扑鼻,深深嗅之,不啻陈年佳酿。美中不足的是,因花盆和花形较大,往轿车里装卸时不慎碰折一个蕊儿,致使那串花儿不如其他花儿那么靓丽妩媚,显得有些萎靡不振,但是对于这盆蝴蝶兰来说,可谓瑕不掩瑜,无碍观赏。家里突然增添了一个大好景致,委实有了年融融的感觉,我和老伴的心情甚是愉悦。

蝴蝶兰花期特长,转过年来直至二月,这些花儿仍如一群彩旦在舒展绫罗,眉眼传情,尽情表演,只可惜那个残蕊上端日渐枯萎,那串花儿不幸夭折。约莫又过了一个月,满盆蝴蝶兰意兴阑珊,相继谢幕了。老伴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将九个蕊儿剪掉,唯独对那个被碰折的蕊儿舍不得下手。我劝她快一块儿剪掉吧,留着半截蕊儿干啥?老伴

说,你看残蕊的断茬处正冒出一个新芽,说不定还能长出一个新的分枝,极有可能萌发出一串花骨朵。我转念一想,老伴说得确有道理。蓦地,我想起有人修剪树木时,特地留下一个枯枝,以便供鸟儿小憩。果不其然,有的鸟儿嫌树冠茂密,遮光挡视线,见树上恰有一个枯枝,那里视野开阔,足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便飞上去歇脚,继而尽情啼啭。这委实是一道独特的景致,恰如一幅淡雅的国画,亦如一首隽永的小诗。鉴于这个想法,这个蝴蝶兰的残蕊就得以保留下来。

这一大盆蝴蝶兰是由十个塑料碗儿组成,每一个碗里植有一棵蝴蝶兰,碗里泥土有限,这就需要时常观察,泥土稍微干燥,我就一手提壶一手拨开那些肥硕的绿叶,惬意地往每个塑料碗里适量浇水。

我坚信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感情是双向的,在你喜欢那些花草时,那些花草也自然会喜欢你。就拿邻居家那只萌宠博美来说吧,通体没有橘猫大,长得胖胖的,四肢短小,毛茸茸的,形如雪球,为此主人索性给它取了一个昵称“球球”。我和老伴闲暇无事在小区散步,总会亲近抚摸“球球”。小家伙